

四書拾遺

四書拾遺

論語

下

子游子夏

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七耳而旣以文學名

釋地

孝哉閔子騫

五字是直述時人之辭故稱氏稱字與賢哉同也殊人言卽從其父母昆弟之言來故曰不問

溫故錄

白圭之玷

毛傳云玷缺也箋云玉之缺尙可磨鑢而平

邢疏

鯉也死

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孔子時年六十一

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據其年則顏回先伯魚卒而此云鯉也死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注家語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辭也

邢疏

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旁攷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顏子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王肅僞造家語撫拾史文於蚤死上妄增三十二三字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此論語甚矣王肅僞家語之害於經者大也

攷異

子樂

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樂正作曰義疏本若由也上亦有曰字

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爲悅繼

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爲樂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

示兒編

魯人爲長府

按魯人爲長府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公遜於齊長府蓋魯公別館稍有畜積扞禦可備騷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於已事後率魯人卑其閭閻俾後此魯公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爲婉言諷之則自與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

攷異○按羅泌已有此說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共和是也周召世爲三公猶魯之三桓世爲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旦也

楊豫孫西堂日記

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與薄稅斂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爲季氏訪問田賦卽所謂爲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旣以正告冉有仍不救勸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著於外傳魯語以證論語似最允協若依舊說則周公勲貴有之曷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哉

攷異

師也辟

史記弟子傳辟作僻

由也嘖

鄭注子路之行失於嘖嘖類篇嘖嘖剛彊貌又失容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節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耳

經學
卮言

有父兄在二句

曲禮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
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
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
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與卽止
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包咸謂賑窮救
乏之事蓋出於此

錢大昕潛
研堂答問

子畏於匡節

禮有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鄭康成曰畏謂人或以非
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王肅謂孔子畏匡德能
自全也然則纔下一畏字便有萬不可死者子知其不可
死而不死而惟恐回不知而誤死之也故一見回而卽曰
以汝爲死是喜其不死之辭也回固知子之必不死而遂

亦不死而子果在也則直應曰子在則何敢死是在則固
之所能料子者敢則固之所能自定者兩下問答俱有精
義豈若匹夫婦之自擲其軀哉撫餘說

子在則何敢死

韓李筆解曰死當先字之誤也程子外書亦云先字之誤
攷異

呂氏春秋曰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
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顏回之於孔子猶
曾參之事父也

季子然

子然平子意如之子

世族譜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費自南遣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史記作爲費邠宰蓋是時費邠俱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

辨正

如會同

會同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贄於朝享於廟覲贄享皆於廟會同則爲壇於國外在旣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於國外合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於京師也其

因巡狩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會同如啟有鈞臺之享成
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繹晉文之築
王宮於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若諸侯
遣使來聘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
按朝覲於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同天子之會
同時已久廢故言如溫故錄

端章甫

鄭注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疏曰按王制云周
服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
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
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

撰鄭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

釋文

浴乎沂三句

論衡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歌也詠而饋饋祭也乃是二月中龍見而雩祭歌詩設樂也冠者童子雩祭之樂人也孔子與之善其欲以雩祭調和陰陽也按周之暮春乃夏之正月而充以爲二月欲實其龍見而雩之說故牽強附合如此惟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又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說最近理韓昌黎注論語改作沿乎沂又是一解王棠謂浴於溫泉將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體而浴於川乎不知凡溫泉可浴之處皆有屋宇如秦之驪山等處何嘗露浴也

陔餘叢考

沂

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魯縣尼丘
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
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釋地

舞雩

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

三丈卽曾點所欲風處也

水經注

詠而歸

包注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吾與點也

周注善點獨知時疏曰曾皙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
夫子與之也

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皙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蘇子由
古史

聖人無一日忘天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倘明王復作天下宗子與二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泠然入耳遂不覺歎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嘆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

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喚斥也

袁枚

克己復禮

馬融以約身爲克己從來說如此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祈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歎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據此則克己復禮本屬成語而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己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何嘗有己身私欲重煩戰勝之說

稽求篇

克爲敏德以己承之孔子曰克己曾子曰己任一也堯舜恭己禹稷由己成湯惟己伊尹若己皆敏德也孔子無我非無己也楊子爲我非爲己也已之欲非己猶身之垢非身爲仁由己是謂當仁仁以成己惟敏乃成訓己爲私濫

於王肅浸於劉炫異乎吾所聞

惠牛農禮說

歸仁

歸仁卽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

稽求篇

非禮勿視四句

李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視聽言貌思五常之具也今終之以動者貌也貌爲木爲仁

筆解

出門如見太賓二句

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於門公侯之賓則於門外觀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昏鄉飲酒士相見皆重言

賓或迎於大門外或於大門內或於廟門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注下賓也則已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爲重郊廟之祭所使尤多其自尸賓祝史執豆籩駿奔走煇庖閭翟之賤堂事室事莫不愼選而宿戒之祭之日容貌必溫身必詘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祭畢咸畀之餘焉尙有暴慢使之者乎君子體是道以行於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舉足一處事而不敢苟者矣

溫故錄

君子不憂不懼

不憂仁也不懼勇也仁且勇雖死生之變怡然處之非君子而何

意原

司馬牛憂曰章

牛以無兄弟爲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者欲其
之他國以避禍也魋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
無日矣爲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
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於朝決然舍去
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辭以諭之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
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唯吾所
之何必懷此都也牛不能從至禍亂旣作而後出奔匆匆
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

正辨

按牛本向氏又世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牛兄弟五人長
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頤次子車及牛子頤子車與魋同惡